

从维熙中篇小说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柳 成 荫

从维熙中篇小说集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1.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

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

印数 1—49,000 册 定价 0.78 元

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序

康 濯

从维熙同志这部中篇小说集，包括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《第十个弹孔》、《杜鹃声声》和《泥泞》四篇作品，都是在最近一年多先后发表的。论数量，是比较多产的了。更主要的是质量和水平都有所创新，尽管读者对这四部中篇的反映各不相同，但总的都是受到欢迎之作。比较多产而又在质量和水平上有着新的突破，这当然很不容易。也正是这一情况，引起了我为悠远的深思。

约在两年以前，杜高同志曾经告诉我，说他被错划为右派在劳改农场时，和也被错划为右派的从维熙在一起呆过。一次，他二人在劳动休息的间隙，坐在一个土堆上，谈起了我；他们谈得感慨不已，从维熙同志更对我怀着绵绵的怀念之情……杜高这几句话，当时同样曾使我感慨，使我感动。

我同杜高过去接触不多，对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前后的情况了解也很少，只知道他是一位有才能的青年戏剧工作者。他在生活艰难的时刻，能够想到我，当然使我感奋。至于从维熙，五七年之前曾有过不少交往，他的绵绵忆念自又更使我激动；何况在杜高和我谈起上述情况的时

候，从维熙同志已在不久之前给我来过信，而且是相隔二十年，偶然知道了我的行止后，就立即来信了呢！

但不管是土堆上的情怀，还是二十年之后突然的来信，所引起我的深长激动，都远远赶不上我阅读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的那几个钟头，也赶不上我读其它几个中篇的时候。单说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就写得多么好！我在阅读时甚至还问过自己：这是从维熙写的吗？是的吗？

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是由于我对五七年之前包括从维熙在内的北京市一批青年作家，恰恰曾经感到过从维熙同志比起别人或许要更加老实一些，甚至也可说是要稍稍笨一些，因而他也更加刻苦一些。这是我的老实话。正因为这样，二十年之后读到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，在深受感动之中，更大为惊喜地觉得作者的艺术和思想，已根本不是什么“稍稍笨一些”，而是走到了当年北京市那批青年作家的前面，走到了成熟的地步；因此便不能不意外地震动和激奋了。

当时不禁又使我想起了杜高的那段话。就是说，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和其它作品的成就，显然都得来不易，都是同他二十来年中在劳改农场，在其它艰难、困顿和倍遭凌辱的境遇中所受磨炼分不开的。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中那位坚强不屈、英勇牺牲的葛翎，也许就有着从维熙本人亲身所历景况和情怀的烙印。何况从维熙被错划后的遭遇，自又还远远赶不上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十年浩劫中所受迫害的残酷。有多少革命战士，十年浩劫中身陷“自己的”监狱，实际是林

彪、“四人帮”法西斯监狱，受到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罪犯的监管，经历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专政。一切都是人妖换位，是非颠倒，其暴虐和惨烈的情景，是正常人根本想不到，也是广大群众所根本不知道的。我也只是在前几年才听到一些，但到底仅有牛棚而无监狱的亲身感受。从维熙却是备经实践，知得深，恨得透；因而才写得出，写得好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受到从维熙作品感染之时，要想到杜高那段话的缘故。

写得出，写得好，首先是在于敢写，在于思想解放。谁能设想可以写“自己”监狱的残忍和黑暗！然而思想一经开禁，不就写出了所谓“自己”的实际则是法西斯监狱的暴行和所谓犯人们的英勇、壮烈，大大激发了无数读者强烈的革命爱憎和斗争意志么？这该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力量吧！这显然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党的正确路线鼓舞了作者，化为了作者的灵魂，渗透到作者深厚的生活源泉之中，引发起作者从生活出发，通过形象思维的表现，而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，从而以他对敌人的憎恨和对革命的爱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和激奋。就是说，作者通过语言的形象和典型的力量，讲了真话，恢复和发挥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，这便是从维熙几部中篇小说的力量所在。

当然从维熙作品的力量，还并不止于革命的现实主义。仍以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为例，有的读者以为作品结尾颇嫌仓促，这可能不无道理，但作为艺术偏爱，完全允许作者保持不变。有的读者以为作品中葛翎在那一景况下竟去摘取

玉兰花，并终于献出生命，此种情节对于公安干部葛翎来说则显然不合理，而带有盲目冒险的性质；这一看法尽管合乎一般推理，我却认为碍难同意。因为在葛翎当时的景况下，坚定不移和千方百计地要悼念周总理，就不能不带有冒险性质，但却同盲目毫不相干，反倒恰恰是高度自觉的表现。葛翎终于献身而去，他鲜红的热血染透了白白的玉兰花。法西斯监狱大墙下的红玉兰呵！这一鲜明的、具体的而又赋有象征性的形象，是多么强烈、引人，使我们永记不忘！而正是在这里，不又透露了作者从生活出发刻意创新的、毫不显得矫揉造作的、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手法么！

这就是我以为从维熙几部中篇作品中力量的由来，也是他从过去走向成熟地步的主要标志，他历经艰难而丰富的生活磨炼，刻苦而勤奋的艺术钻研，既有敢于解放思想的闯劲，又有敢于追求突破的创劲，因而得以发挥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笔力，使人惊异而激奋不已。它真实地告诉人们一些闻所未闻、但又合情合理、动人心魄的斗争场景，正面反面人物的生动形象，丰富多彩的艺术典型。他的作品也就这样不仅赢得了国内广大读者的共鸣，象《第十个弹孔》还正被拍成影片；而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更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，并已被译成英文、法文、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文，并将被译成日文，同样赢得国外读者的喜爱。从维熙正是通过他的作品，向国内外读者展示了自己在走向成熟。而他迈上这一步，则是通过斗争实践的艰难磨炼，反映生活的努力创新，和艺术探索的刻苦、勤奋所取得的。

从维熙同志自然还来日方长，攀登的路途正无止境。至于创作上一分为二的各个方面，他能闯会创，勤奋不已，自会汲取种种反映中的养料，不断发扬、克服、改进和提高的。我只想再次提起杜高同志上面所谈，切盼并坚信从维熙牢记过去的艰难岁月，并不断回到今天新的生活中去充实自己。从维熙现实主义的白玉兰和浪漫主义的红玉兰，是会开得更多、更美、更艳丽的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三十日于长沙。

目 次

序.....	康濯 (1)
大墙下的红玉兰.....	(1)
第十个弹孔.....	(82)
杜鹃声声.....	(152)
泥泞.....	(214)

大墙下的红玉兰

民间传说：日蚀是天狗想吞噬太阳的时刻；在这个时刻里，天地混沌，人妖颠倒，鬼魅横行……

如果把天狗喻为“四人帮”，在它张牙舞爪想吞掉太阳的一瞬间，在大墙下面，发生了这样一个悲恸的故事……

—

“你就住在这儿。”

身材结实地象树墩子一样的老犯人，指着监房大炕上约有六十厘米宽的空隙，对身旁的新犯人说。这个老犯人说的气是严厉的，声音里虽然掺杂了老年人的沙哑，但叫人听起来，仍然象军官对士兵下着无可争辩的命令。

也许是由于老犯人冰冷而沙哑的话音，刺激了这个新犯人的中枢神经，使这个刚刚入监的“新号”，略带一点吃惊的神色回过头来，仔细地端详这个劳改犯中的带班班长：老犯人大约有五十七、八岁的样子，身材长得高大魁伟，虎背

熊腰。他脸膛红中透紫，颜色就象山洼里九月的山桃树皮，月牙形的扫帚眉包围着那对不大的眼睛，时而闭合，时而张开，当他眼帘闭合时，眼圈周围的肌肉松弛下垂，显示出他已经是个老者；当他眼睛睁开时，老态顿然消失，两个微微外突的眼球闪出刀锋似的目光。

“这个家伙，一准是个杀人犯！”新犯人暗暗揣测着他的顶头上司。“看他那双眉毛，那么长，简直象个古玩店里的‘寿星佬’……”

新犯人无声的目光，马上引起老犯人的反感，他大声呼喊新犯人的名字：“葛翎！发什么楞，还不快点放下行李，跟我去领你的劳改服，上工地去打冻方！”老犯人两只不大的眼睛，瞪得溜圆，瞳孔里跳出微怒的火星。

叫葛翎的新犯人，把肩膀上草绿色军毯裹着的行囊，放在炕上，仍然有点好奇地望着这个劳改犯班长。因为他听出这个老犯人的口音，也是河北冀东人，很想再和他攀谈两句，但是，老犯人那对冒火的眼睛已经告诉他，再多说一个字，都是属于废话了，于是他开始解行囊上的绳子。

他感到十分疲倦。押送他来劳改队的吉普车，不巧在半路上抛了锚，一个年轻的民警，伴着他徒步行走了七十多里。黄河之畔的茫茫尘沙，肆无忌惮地扑打在他的脸上，他的鼻孔、耳洼，甚至连睫毛上都蒙盖着一层黄尘，汗滴顺他脸颊上淌下来，留下的条条痕迹，就象蚯蚓爬过的沙丘那样清晰深邃。特别是汗碱板结在一起的棉裤，硬得象把三楞刮刀，磨破了他在土地改革年代留下的一个弹痕，每走一步

都疼得钻心。送他来劳改队的年轻民警，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状态，竟充当了这个新犯人走路的拐棍，在通向劳改农场的风尘驿路上，先替他背着行囊，后又架起他的胳膊，一直快到了狱政科办公室的门口，他才把行李给这个新犯人背在肩上，并悄悄耳语了几句：“葛处长！您也许不记得我了，我在公安学校毕业时，是您在警帽上给我们别上的国徽。”他看看左右没有人，眼里忽然冒出泪花。“这个年月，您可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！”说着，把一块新手绢塞在葛翎手里，“擦擦脸上的尘土吧！您成个土人了！”

葛翎很想把年轻的公安战士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里，但他看见了监狱的两扇铁门，看见铁门旁边的高大围墙，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，他怎么能使自己的感情，贻害这个年轻的公安战士呢？！

老犯人把他带进铁门，随着那两扇铁门的关闭，葛翎的心紧缩了一下，他感到他真的是一个囚徒了。历史——多么不可思议，又多么严峻无情：一个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入党的共产党员，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复员到省公安局的负责过预审和劳改工作的干部，竟然被历史的旋风卷进共产党的监狱；一个掌管国家专政工具的领导干部，瞬息之间变成了专政对象，被装进他曾多次视察过的牢房，连这个“死缓”减为有期徒刑的老犯人，都对他发号施令，对他实行专政了。

葛翎是个不爱动火气的人，但他从迈进牢房的第一秒钟，凭着一个老公安干部观察事物的锐敏，就感到了这个老

犯人的潜在敌意，六十厘米——比其他犯人几乎窄上一半的地盘，似乎早就给他准备好了；而且不许他喝口水喘口气，叫他马上到工地去开冻方，剥夺了一个新入监的犯人应有的休整时间。葛翎本想用党的劳改政策质问这个老犯人几句，但长途跋涉的劳累，使他不愿意再说一句话，他军毯上的行李绳没有解完，就靠着行囊闭合了双眼。

“这儿不是休养所！是劳改队！”老犯人对着葛翎吼叫起来了。

葛翎没有回答，强烈的睡眠欲望占有了他，他甚至连擦脸上的泥土汗渍，便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“葛翎——”老犯人沙哑的喊声，猛然高了八度。“你刚来就怠工，会上要对你加温！”

葛翎的头歪垂下来，干裂的嘴角淌出口水，他睡熟了。

“你是哑巴？还是聋子？”老犯人索性对着他的耳朵喊叫起来。

葛翎这张被尘埃遮盖的脸，毫无反应，显然，他已经疲惫不堪，就是耳旁响起九天惊雷，也不能赶走睡魔。这，只有经过漫长风尘驿路的跋涉者，才能理解这片刻憩睡的宝贵。

如果换另一个犯人，遇到这样的场景，也许会把葛翎垂在炕沿上的那双腿，抱起来，安详地放在炕上，给他盖上被子，叫这个“新号”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，然后，带他到监房之外的工地上，投入劳动中去；但这个长着扫帚眉，脸膛紫红得象山桃木一样的老犯人，似无这点起码的良知，他

象一个久猎未获的猎手，突然寻觅到一件最心爱的猎物那样满足，那么开心。他皱着月牙形的扫帚眉，凝视着葛翎额头上一道道皱纹，凝视着葛翎斑白的两鬓，嘴角情不自禁地浮起一丝冷笑：“你老了，我也老了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想不到在这儿又重新见面……”

其实，老犯人所以能认出三十年前这个对头冤家，并不是凭他那双鹰鹫般的锋利眼睛。按他自己的理解，这完全是一种天意支配，给他带来的这次历史性的巧遇。

今天早晨，天刚微亮，犯人的起床钟声还没响，监房笼罩在一片谧静之中。这时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把这个犯人带班班长惊醒了。更叫他吃惊的是，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劳改队的队长，也不是狱政科的狱政干事，而是由狱政科长刚刚荣升为劳改农场政委的章龙喜。这个五短身材，脸上带着一点浅麻子的权威人物，手电筒的光没对准别人，偏偏对着他的脸。老犯人心里打了寒颤，不容他多想什么，撩开被子，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，他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裤，低垂着头，瓮声瓮气地问：“您……是找我？”

章龙喜经常用手势代替语言，以表示自己的威严，他用头向房外示意了一下，老犯人匆忙地穿上犯人的灰棉袄棉裤，便跟随着这个年轻的政委出了监房。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打鼓：“老天！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！政委是劳改场的头号人物，天还这么黑，找我这个劳改犯干什么？一准是我带领的犯人班里，出了大事……”老犯人想到这个，头上冒出冷汗。

谈话是在岗楼之下警卫取暖的小房子里进行的。章龙喜坐在椅子上，叫老犯人坐在远离他墙角的小板凳上。老犯人最初不敢落座，章龙喜瞪了他一眼，老犯人才笔杆条直地坐在小凳子上。他用一双探索、恐惧的目光，望着政委，等待着响在他头顶上的霹雳。

“马玉麟！”章龙喜习惯地把尾音挑得很高，“麟”字听起来就象“银”字的声音。“你刑期还有几年？”

“八年！到一九八四年刑满！”老犯人声音颤抖得象松了股的弦子。他忽然想起应当说几句感恩戴德的话，便补充说：“……我历史上当过还乡团、红眼队，从‘死缓’改为‘有期’，我从心眼感谢政府宽大。”

“好么！应该努力争取。”章龙喜做了个肯定成绩的手势，“你们这些历史上的罪犯，应当注意政治，我考问你一下：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什么？”

老犯人想起天天报纸上刊登着向“走资派作斗争”的文章，监房里晚上读报也常常学习这些东西，便想回答：“走资派在搞复辟！”但话到嘴边卡住了，他怎么敢妄谈“走资派”，“走资派”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，……老犯人舌头一拐弯，象背书那么熟练回答说：“遵守政府法令，执行监规纪律！”

老犯人的话才落音，章龙喜刚才做手势的那只手，便狠狠拍在桌面上，一个茶杯盖被震得从杯子上掉下来，滚了几圈，从桌上滚到地上。老犯人看见章龙喜动了肝火，忙从小板凳上欠起身子，拣起那个杯子盖，颤嗦嗦地改口说：“不！当前最大的政治，是向‘走资派’斗争！”

章龙喜脸涨得象猪肝，红得连几颗浅麻子都看不见了。要是犯人离他很近，他那只巴掌早就打在老犯人的脸上，可是犯人离他还有两米多远，他站起身粗粗喘了几口气，只好又坐在椅子上。

老犯人吓得面色苍白，把杯子盖放在桌角，不敢再坐在小板凳上；便弓下高高的身腰，在章龙喜对面，象虾米一样低垂下头。嘴里喃喃地说：“章科长！不，章政委！‘走资派’要复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！”

章龙喜恼怒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扔给老犯人：“你看看，这上面是什么？”

老犯人捧到手里，看了一眼，脸色便由白而红。天哪！这是一张减刑书。上面写着：罪犯马玉麟，由于认罪守法较好，学习积极，减刑五年。下面盖着劳改农场狱政科的公章。老犯人两只手，激动地哆嗦起来，他是多么想给章龙喜跪下磕一个响头，但是，章龙喜伸出手，把这张减刑书，从老犯人手里拿了回来；老犯人先喜后惊，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，象个乞丐，眼巴巴地望着又飞回到章龙喜手里的那张纸片。

“你还想拿到这张减刑书吗？”章龙喜用眼角瞥着老犯人说。

“愿意。政委，我坐了二十六年牢了！”

“你政治学习不及格，回答问题吞吞吐吐。不过，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……”章龙喜沉吟了片刻，压低了他那双淡淡的眉毛，说：“看你敢不敢和‘走资派’斗争！”

“这儿都是……犯人，章政委！没有……”

“今天下午要押送一个‘走资派’来，这是个‘三料货’，既是‘走资派’，又是‘还乡团’，还是个猖狂地反毛泽东思想的‘现行反革命’——”章龙喜一口气甩出去三顶帽子。

“还乡团？”老犯人敏感地联想起自己的身份，他简直愣住了。

“他是七十年代的‘还乡团’！”章龙喜解疑地告诉老犯人说。“和你这个解放前的还乡团，打过交道，我查了你的档案，你们是老相识了，所以把他编在你的班组里。”

“他叫……”老犯人惊愕地望着章龙喜。

“葛翎。省劳改局狱政处处长，典型的‘走资派’，‘还乡团’，‘现行反革命’！”章龙喜索性向老犯人亮了底牌，挑着高高的尾音命令老犯人说：“马玉麟！严管他的任务交给你，出了问题我担着，下去吧！”

老犯人张开的嘴巴合拢不上了，他自己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房子来的。但刚出屋子，章龙喜就追出来，把那张减刑的裁决书，交给了他。并含蓄地告诉老犯人说：“不要怕这个新‘还乡团’。你还有三年就可以刑满就业，而这个‘现反’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刑期，就意味着是无期徒刑，大墙围起来的监房就是葛翎的坟地。”章龙喜这一串话，声音虽然压得很低，灌到老犯人耳朵中去，比得上一串炸雷。他楞楞地站在那里，目送披着蓝棉大衣的章龙喜出了大铁门。

老犯人像喝醉了酒，蹒跚珊珊地走向监房。一路上，他强抑着这突然召见给他带来的惊喜，多少往事都被“葛

翎”这个名字勾了起来；他家业的兴衰，他在解放前夕的奔逃……人世间的事真难想象，当年震响在冀东的土改工作团团长的，怎么会跟他住到一间牢房里来？！而且要受他的严管？！他手里摸着的那张减刑的纸片，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，他快要出监牢了，葛翎坐牢一直要坐到断了最后一口气。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……老犯人想到这里，挺直了佝偻着的身腰，顿时感到腰杆子粗了许多，象一下年轻了十几年。

世界上有一种讨厌的水生动物，叫做蚂蟥；他的本能就是靠吸吮人血养活自己。用这个动物来比喻老犯人是非常恰当的，在专政的大墙之下，慑于专政的威力，他象蚂蟥一样蜷缩起来，把它吸血的吸盘藏在腹下；一旦外力消失，它立刻象蛇蟒一样伸直了腰，亮出尖尖的吸盘，吸吮人的鲜红血液——何况，这个老犯人有权威人物撑腰，而来到他嘴边的正是他的对头冤家呢？！

他不想再白白浪费唾沫，用嘴来唤醒葛翎，那双扫帚眉下的小眼睛，盯在葛翎垂在炕沿上的腿腕上，他看见葛翎被板结的棉裤腿，擦破了的那块伤疤，便轻轻走过去，用那双鲛鱼头的劳改鞋，轻轻踢了一下。果然，这个办法很见效，葛翎疼痛地睁开双眼，一挺身站了起来，一边用手捂住滴血的伤口，大声地问：“这是……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小心！碰了一下！”老犯人半阴半阳地说：“不过，这也算歪打正着，喊不醒你，碰一下倒醒过来了！”

葛翎用手绢擦着因疼痛而滴落的汗水，有点被老犯人